



安徽省监狱系统
|“金盾文化”|
系列丛书编委会

[编]

重生之门

张羿 著

罪





安徽省监狱系统
|“金盾文化”|
系列丛书编委会

[编]

重生之门

CHONG SHENG ZHI MEN

张羿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生之门 / 张羿著. —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7

ISBN 978-7-5461-2947-1

I. ①重…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9716 号

重生之门

张羿 著

出版人:任耕耘

责任编辑:周振华

责任印制:李磊

装帧设计:今天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551-2827094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

字数:450 千字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2947-1

定价:4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光明的使者(序一)

张成功

读完张羿的小说《重生之门》，我足足静默了十分钟之久。继而，一股无法抑制的深深的感动和澎湃不息的热流从心底涌遍全身。说实在话，我已经有些时日没有看过一部文学作品产生如此的冲动感觉了。呈现在我眼前的已不是一行行文字，分明是作者血管里涌出的赤诚和深情。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一幅鲜为人知的社会世态图，这是一场发生在大墙内外黑白世界里的冷酷战争，这是一部深度剖析灵魂善与恶的警世力作。

掐指算来，我离开警界跨入军营已有整整八个年头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警察兄弟已渐渐离我远去，我的创作也自然而然地从法制文学转向军旅题材，曾经创作的《刑警本色》《黑冰》《黑洞》《黑雾》等作品亦成过往的回忆。是《重生之门》，让我又重回警营，那一个个曾经熟悉的形象——申桦、肖雨、费斐骏、陈伦、文昕、辛紫、肖虹等等又在我的面前鲜活起来。感谢张羿，让我重温了刻骨铭心的二十年警察生涯。

认识张羿，应该是在世纪之交，也有十几个年头了。我们不仅是同行（警察、文友），也是宿州老乡。初读他的作品时，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憨厚、朴实而又威风凛凛，并且透着真诚和儒雅，典型的文化警察形象。那时他的作品不客气地讲是带着些许的纪实通讯的色彩，文笔也稍嫌直白，可看过《重生之门》后，的确惊讶他的进步——从容沉静的叙述、精到无痕的谋篇布局、准确深刻的心理描写、社会人生百态的展示，无不体现出其深厚的文学功力，套句俗话，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而且我深有感触，要在这儿特别推崇的就是作者身为监狱警察对所从事的事业的无限热爱，他把这种挚爱渗透到作品里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人物中，而主人翁申桦无疑有着作者本人的影子。不然，我不会如此地感动和震撼。这部小说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并全身心地投入，才能打动读者并且获得生命力。法制文学尤其是大墙文学吸引

读者的不外乎两点。一是情节曲折,蕴涵着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具有令人享受求索的审美或审丑的心理过程。二是没有什么题材能比其更尖锐、更本质地凸显时代重大矛盾、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生态与心态。命运的生死存亡、性格的坚韧懦弱、境界的高低文野、情感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只有在此类题材中才能推向极致,才能更本质地追问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取向。

毫无疑问,文学即人学,人,才是作品的主旋律。宇宙万物中最复杂的是人,复杂到人自身也永远不可穷尽自我,而不可穷尽的便是心理。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性格的千差万别决定了命运的各不相同,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无不诠释着这个心理发展的过程。张羿在越狱者中的指向正是这一创作思路。作者以其细腻的文笔描绘出狱警乃至囚犯以及家人的生活历程,特别是细致地凸显出他们生活拐弯处的突变,目的在于清晰地勾勒出他们的心理发展变化以及怎样刺激他们的心理,使他们原有的心理积淀发生新的变化。读到最后,我闪过这样的想法:戏剧情节与心理解析如能融合到最后岂不更好?这是我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提出来供张羿老弟参考。

另外,作品如能在人物心理解析中增加文化之源的笔墨、增加历史经验和文化积淀的共性,以及个人的经验和感知人生的纵深,或许能更厚重深刻些。好在张羿弟正年轻,我期待着他创作出更令人感奋的新作,一定能!

2011年10月10日于南京紫金山麓

注:张成功,著名作家,现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编剧(大校军衔、正师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创作了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小说、影视剧《苦海中的泅渡》(改编为电影《天国逆子》,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两项金奖)、《天府之国魔与道》、《刑警本色》(获中国电视最高奖“金鹰奖”)、黑色三部曲《黑冰》、《黑洞》、《黑雾》等,创作或编剧影视作品《英雄泪》、《利剑》、《密使》等。

原罪与拯救(序二)

高文

《重生之门》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通过一个在监狱人看来极普通的罪犯脱逃案，引出了一个又一个蜿蜒曲折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整部书布局严谨，情节设计跌宕起伏，让人读起来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一本好的小说，若是只讲述了一个好看的故事，还不能称其为一本真正地好小说。真正的好小说在讲述一个好的故事的同时，还会告诉你小说背后的许多东西。《重生之门》是一本真正的好小说，透过这部小说，我看到了作为一个监狱人在面临着社会重大转型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困惑、无奈、坚持和拯救。而这正是目前我国整个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劳改局陆续成立了劳改劳教警察学校，招收了一批又一批学员，充实到监狱劳教的一线。这些学员勤奋刻苦、有志向，很快就在监狱劳教的工作中脱颖而出，很多人走上了监狱劳教工作的各级领导岗位。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出生在农村的申桦和陈伦，怀揣着一腔热血和理想当上了监狱警察，虽然内心里也有一丝监狱警察没有公安警察风光的落差，但是能够穿上警服，戴上国徽，就已经让两人迈开了通往人生和事业成功的脚步。

申桦和陈伦是优秀的，凭借着他们自身的努力，两人陆续走上了监狱中层领导岗位。如果这时候的社会环境和监狱环境依然如同昨日一样充满了理想和秩序，申桦和陈伦两人只要勤奋努力，就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遗憾的是，随着肖雨一家悲惨命运的开始，我们原先所熟悉和依赖的社会变得越来越陌生。肖雨和他的大妹妹肖慧慧，虽然家境清贫，但都是善良正直的普通人，他们没有什么宏大的人生目标，平安温馨的家庭生活就是他们的理想。直到有一天，他们兄妹二人发现了公司的秘密，出于他们所一直遵循的社会价值和道德规范，他们很自然地采取了向组织汇报的行为。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处的江城已经不再是充满阳光的江城，而已经成为一个暗流涌动的“江湖”，不按“江湖”规则出

牌的肖雨自然就被这个“江湖”淹没了。

肖雨进了监狱，他依然没有想得通，申桦也一样，他也想不通。肖雨想不通的是他为什么会进监狱？他把这一切归结于费斐骏的迫害。他在监狱里遇到了曾经同学过的申桦，是申桦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善良和他所熟悉的组织的关怀，让他重新获得了依靠和希望，尽管他是被冤枉的，他这个时候也能够严格遵守监狱的规章制度，即便他挨了吴刚的打，他也不还手。他相信申桦，相信溪城监狱的秩序，在溪城监狱任何人都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申桦想不通的是自己花费了巨大心血教育改造的对象肖雨为什么会逃跑？他不能理解肖雨的行为。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肖雨是被冤枉的，他帮助肖雨和他的妹妹肖虹，完全是出于他作为监狱警察的责任，尽管在这份责任中夹杂着一些个人的情感。这个时候，他对溪城监狱外面的江城的认识并不比肖雨深刻，尽管此时的溪城监狱已经深处江湖的包围之中，但是毕竟有高墙电网的阻隔，溪城监狱的方方面面还是那样的有秩序。

然而，随着费斐骏的入狱，溪城监狱的堤坝终于被“江湖”冲开了缺口。申桦抗争过，他把费斐骏关了禁闭，但他却没有得到胜利的结果，得到的只有心理的失落和强烈的挫折感。申桦困惑了，陈伦劝他要适应社会，他无奈地学着应对：宣鼓员于梅林违反监狱规定偷着喝酒，他知道后睁一眼闭一眼，并未予以追究；费斐骏顶掉肖雨的省局级服积极分子奖励，他感觉到其中有问题，但面对着副监狱长白立言，他选择了沉默。尽管很困惑，申桦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白立言，相信他的好战友陈伦，因而在工作中依然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他全力帮助肖雨和他的小妹妹肖虹；号召为犯人孙明的困难家庭捐款，想法设法解决孙明孩子的就医问题；进行人性化教育改造研究和探索。申桦勤奋地工作，即使累得腰椎间盘突出也还在坚持。

但是，申桦的坚持却阻挡不住溪城监狱开始涌动的暗流，他眼睁睁看着费斐骏成为“特殊犯人”享受特殊待遇而无能为力，他更加苦闷。玉兰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但却不是他心灵的伴侣，有时甚至连肉体上的也不是。辛紫也不是，她只是和他无话不谈的异性好友而已。他的灵魂属于肖虹，属于这个能够读懂他每一句诗词的女孩子。然而，无情的“江湖”让这朵正待开放的鲜花凋谢了。申桦想到过逃离，去下海经商，也得到了工会主席甄昆的真心指点，而同学闫黎的过早离世最终给了他重新审视人生的视角。他依然选择了坚持，虽然这种坚持并



不能改变监狱什么,但却让他恪守住了自己的一份精神家园。

如果说“江湖”暗流给申桦带来的只是苦闷和不顺的话,那么“江湖”给肖雨带来的就只有灾难。肖雨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孤注一掷地实施了越狱,结果他成功了,他完成了自我救赎。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肖雨,还是申桦和聂倩,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竟然也都几乎是非正常的“江湖”手段,斗争的结果是费斐骏彻底地失败,溪城监狱的“江湖”大佬白立言和他的“江湖”兄弟陈伦入了监,申桦重新被任命为溪城监狱的教育科长。

申桦胜利了吗?也许没有,也许有,因为他破坏了某种规则;他的前程也由此完结了吗,他只能利用小说来实现他的理想和追求吗?小说的结尾很耐人寻味,其实读者不难看出,一种新的秩序,申桦抑或作者理想中的某种规则,正在建立,当然,不只是在他们心中或理想中,因为,无论社会或者大众,永远向往光明……

这虽然只是一本小说,但这何尝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回顾近年来在全国监狱系统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我们痛心地看着,江湖这双肮脏罪恶的手正在我们的很多监狱肆虐,极大地妨碍着我们的司法公正,损害着我们的政府形象。我们还欣喜地看到,我们的监狱系统有无数申桦式的同志正在用他们的坚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抗击着腐败对监狱的浸染。

这本小说是以世纪之交公开曝光的东北某监狱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例作蓝本,无疑渗透着作者自身的感受和思考,然而,只要社会的“江湖”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制止,与监狱的“江湖”作斗争就必将是长期而艰苦的。我想,这也是《重生之门》这本书所要告诉我们的。

小说创作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这是我读到的唯一一部来自监狱一线民警自己创作的小说,小说里有凄美爱情故事的细腻描写,有法律和道德、犯罪和人性的深层刻画,有当代监狱工作不同视角的展现,有现代监狱工作理念的巧妙阐释,我曾经在监狱基层工作过,所以读起来感触也颇深。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展现和宣传我们的监狱,揭去监狱神秘的面纱,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通过小说的方式,更直观,更感性,也更容易被接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注:高文,司法部犯罪与改造研究杂志社主编、研究员,曾创作50万字监狱体裁小说《狱城之恋》,获得司法部金剑文化工程奖。

序幕 脱逃事件

电话铃突然在午夜暴响起来，偏偏申桦家这老式话机又是那清脆的“丁零”声，在寂静的夜里响得刺耳又顽固。

申桦恼火地一骨碌爬起来，“啪”地伸手摁亮床头灯，睡意蒙眬地抓起话筒，还没说话，一丝不祥的预感就袭了上来，直觉告诉他，十有八九是监狱里又出了哪档子事，十几年的职业敏感，通常这时候还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好事。

“哪位？”

“我，小山！申科长，快，快起来，肖雨逃跑了……”

“什么？怎么搞的！我马上就到。”

电话里的声音已经变了腔，申桦来不及细问，放下电话，胡乱把衣服套上，忙乱中扣子也扣错了位，他冲出家门，向监狱大门方向跑去。

跑在路上，申桦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虚弱，工作这么多年来，他经历了三次犯人脱逃了，感到一次比一次虚弱，就好像司机开车上路，随着一次一次事故和经验的积累，越开胆子越小。他似乎感到了自己心脏的“咚咚”跳动，偏偏这时腿也像灌了铅不听使唤。申桦在心里恨恨地骂道：“妈的，这倒霉事要来，你挡都挡不住。”这时，夜幕正深，整个宿舍大院不见一个路灯，一片漆黑，申桦一脚踏在了路当中的一个砖块上，一个趔趄，差点扑倒在地。

申桦赶到时，监狱大门已是灯火通明，几辆警车马达轰鸣，一字排开。一队武警官兵荷枪实弹，整装待发。监狱长程俊卿面色阴沉地站在中间，时不时地和旁边的人耳语几句，副监狱长白立言站在旁边，神色冷峻，如临大敌一般，正在大声地发号施令，手臂不停地挥舞，气势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

“程监、白监，教育科科长申桦报到！”

白立言看看他，没说话，朝旁边摆摆手。

申桦明白白立言的意思，摆摆手是让他在一旁待命，不说话其实是暗含着责备的意思。申桦朝旁边一站，一时很尴尬，脸上觉得发烧，心里就窝了火，在心



里又骂开了：“妈的，倒霉，这他妈的算哪档子事，平时你干得再好，就这一件事，你就别想抬眼了，这下，等着瞧吧。”不过申桦是理解白立言的，今年五十三岁了，按照现在的政策，处级干部五十五岁一刀切，再过两年就要退居二线，在任的这两年他是不想出什么乱子。肖雨这一跑，他心里比谁窝的火都大。你窝火，我申桦又何尝不窝火！申桦不上不下地站在那里，看着别人忙活，也是越想越恼火。这肖雨是他一手从别的分监区要来的，平时对他不说是恩重如山，方方面面也算照顾有加，生活上问寒问暖不说，该减刑的时候，给他跑上跑下，这又是何苦！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倒好，这小子不仅不报还恩将仇报。妈的，这也是应了一句话，这劳改犯一个好东西都没有，一个都不能太相信，看他见你点头哈腰的，谁知道他妈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这时申桦还不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便问站在旁边的监管监区监区长刘志军。刘志军告诉他，白监今天刚巧总值班，大概深夜两点带人突击排查时发现教研分监区少了一名犯人，后来知道逃跑的犯人叫肖雨，具体什么时间跑的现在还没查清。第一批追捕的分队在狱政科科长陈伦的带领下已经先行一步，第二分队即将出发，已经通知了当地和与肖雨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请求协助追捕，他现在也在待命，还不知道白监有什么安排。

他们说话间，一队警车载着十几名武警战士和监狱民警风驰电掣般地驶去了。这时白立言走了过来，脸板着，脸色晦暗，一脸的焦虑。看着白立言的脸色，申桦知道他的心情肯定是坏透了，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心里不由得有点紧张。白立言走到申桦面前，没说什么责备的话，只是简短地吩咐到：“志军，申桦，你们留守，确保监内不能出现任何动荡和骚乱。”

“是！”刘志军和申桦“啪”地敬个礼，向监狱大门跑去。

申桦没有参与追捕，无法知道追捕的经过，但折腾到天亮，追捕的民警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来了。第一个回来的就是陈伦。陈伦回到办公室，气得把大盖帽朝办公桌上一摔，骂了句：“妈的，这个狗杂种！”

第一章

一 申桦的沮丧

教育科下属分监区跑了一名犯人，申桦要承担领导责任，狱政科作为全监的职能管理科室，自然也脱不了干系。申桦感到焦头烂额，陈伦也不轻松，说不定头上这顶小小的乌纱帽要被摘下来。两人都是农民的儿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可这种事，摊到谁头上谁倒霉，十几年了，大家都这样过来了，急也没用。

申桦见陈伦回来，忙跑过去，急急地问道：“情况怎么样？”

陈伦沮丧地摇摇头：“没头绪，看来追回来的希望很渺茫。”

申桦心里一凉。从肖雨脱逃到现在已六七个小时过去了，按照以往的经验，追回来的可能性是不大了，以后几个月监狱恐怕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人力、物力在这上面。想到这里，申桦愈发恼火起来。这六七个小时，申桦真是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他看到小山躲在一边，低着头，不停地直抹眼泪，便装着轻松的样子安慰小山：“小山，不要紧张，没事的，会抓回来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能跑哪去？抓回来只是个时间问题，迟早的事！振作一点。”

这时候能去责备小山吗？申桦望着他，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小山很老实，工作是踏实的，虽然工作经验还不足。但出了这样的事，这些将不会成为小山不受处分的理由。申桦摇摇头，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刚参加值班的那晚正好碰上两名犯人打架，自己不也是吓得不知所措，最终还是把指导员喊了过来才把事故平息下去。一个农民的儿子，能考上大学，跃了龙门，并且分到监狱这样的单位，是多么的不容易！从开始上学到大学毕业，那含辛茹苦的父母要付出多少！等到他们成家立业了，父母也老了。申桦想到父亲那在田间劳作的脏兮兮、皱巴巴的双手，母亲那布满血丝、充满忧郁的目光。穷，说到底还是一个“穷”字。可中国的农民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子女们供养出来，这是中国农民

内心深处一种根深蒂固的城市户口情结,只有这样,自己的子女才能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城里人。就像申桦自己,陈伦,还有小山,哪个的父母不是如此。

想到自己其实并不能给小山什么帮助,申桦叹口气,心情越发阴郁起来。

肖雨的脱逃使溪城监狱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肖雨为什么要脱逃?又是怎么从戒备森严的监狱大门逃出去的?这两天狱侦科的侦察员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至于肖雨是怎样脱逃的,申桦虽也作过种种假设,但并没有过多地想这个问题,最终的调查结果会出来的,以现在的侦查手段,侦察查肖雨的脱逃途径并不是件太难的事。苦苦困扰申桦的,是肖雨为什么要脱逃。

肖雨,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曾经是申桦初中同班同学。申桦来自农村,肖雨家住在这所中学所在的镇上。初中毕业后,申桦考到县城的中学,肖雨随父亲举家迁到江城,后来便很少联系。直到肖雨犯罪被投进溪城监狱改造,申桦看到肖雨的案件卷宗,才知道肖雨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当了兵,成为海军某部陆战队一名优秀的特种兵,因为技艺超群,受过部队多次嘉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肖雨会贸然走逃跑这条不归路。凭着对肖雨的了解和从事监狱工作十几年的经验,申桦有一种直觉,要么肖雨受了什么强烈的刺激,要么就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促使他逃跑。

申桦觉得白立言这两天恐怕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一直待在办公室没有走远。教研分监区两名犯人已被审查,接受狱侦科的提审和调查。这两名犯人和肖雨是同一个三人互监小组。

申桦一直没有来得及细问当时的情况,觉得这两天脑子很乱,大部分时间是沉浸在回忆中,想着这两年他所认识的肖雨,想着他所知道的肖雨的点点滴滴。小山进来时,申桦还沉浸在回忆和思考中,抬头看见小山,才意识到是刚才打电话叫小山来的。小山显然还没有从肖雨脱逃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目光中充满无助的惶然,低着头,两只手的手指绞在一起,不住地抚弄着膝盖。

“事情是这样的,”小山咽了一口唾沫,“就寝前我清点的人数,那时还是正好的,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夜里两点左右,我到监舍巡查,准备再清点一下人数,才发现有一个床铺是空的。仔细一看,挨着床头的窗户的钢筋栏柱被锯断了,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太妙。再仔细一查,少了肖雨,立刻向总值班室汇报。当

时总值班室判断肖雨脱逃的可能性很大,一边向上级领导汇报,一边组织清点犯人人数,对全监生产区和生活区进行清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到处找不到肖雨。接着我就给你打了电话,这时白监狱长已经开始组织人进行追捕了。”

申桦仔细地听着,这后面的事他已经清楚了。那天正好陈伦总值班,身为狱政科科长,他当时表现得很镇定。一面命小山再次清点教研分监区犯人人数,一面通知各分监区立刻清点人数,并排查全监各个角落;同时迅速通知了白监狱长和驻监武警部队,做好追捕的准备。排查结果一出来,还没等白立言下达追捕的命令,陈伦已率先带领第一组追捕小分队出发了。应当讲,总值班室的反应迅速及时,冷静果断,并没有耽搁什么时间。

教研分监区、卫生所等几个小单位的监舍设在监狱后面的一排破旧的老平房里,把老平房扒掉盖新楼,也已经纳入了监狱的建设规划中。老平房北面就是监狱的高墙电网。高墙电网的外面就是一条直通向市区的马路。马路的北面属于城市的东郊区,住着以种植小麦和蔬菜为生的庄户人家。肖雨脱逃后,沿着马路向西,可直接进入市区,向北,可进入郊区暂时躲避,追捕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肖雨进入郊区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已进入市区,然后想办法尽快逃往外地。

“白监狱长知道这些情况吗?”申桦问小山。

“他一赶到现场,我就向他汇报了。”

申桦沉吟一下,看着小山年轻稚嫩的面孔,心中升起一股悲怜。如果小山去当教师,或者到机关做个文秘之类的工作,也许会做得很优秀,可把他摆在这个环境里,可能再过十年他都适应不了。

申桦盯着小山不停地抚弄着膝盖的手,眼睛迷蒙起来。

申桦看着满面愁容的小山,拍拍小山的肩膀,“噢,小山,你先回去吧。放宽心,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小山走了出去,瘦瘦高高的身体微弓着,似乎背负着一座大山。申桦这时感到一阵倦意袭来,真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肖雨脱逃十几个小时以来,他还没合过眼。知道躺在床上也睡不着,干脆不睡。白监狱长和陈伦肯定也在这么熬着。但申桦一直很纳闷,白立言始终没找过他,甚至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这不符合常规,出了这么大的事,至少要找他这个科室主要负责人了解一下情况。申桦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申桦知道,白立言视陈伦为心腹,却不太喜欢他申桦。申桦也很有自知知



明，白立言原来在东北某建设兵团，80年代调到溪城监狱时，只是个副科级干部，一步一步干到监狱领导的位子上。白立言文化程度不高，对他们这些喜欢舞文弄墨的，有时带点偏见，感觉他们大多只会夸夸其谈，做起事来总是眼高手低，显得既漂浮又孤傲，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如果不是陈伦的竭力举荐，申桦恐怕走不到教育科长的位子上来。好歹这教育科在监狱里也算个文化部门，申桦也就这么勉强地干了下来。

白立言的沉默，让申桦心里直打鼓，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申桦。

看看窗外，到了下班的时间，夜色已快降临了。申桦走出办公室，舒了口气，努力使自己放松下来。走在生活区的路上，正在值班戴着袖标的监督岗犯人马上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给申桦打招呼：“申科长，回去啊！”申桦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他已习惯了这种问候。这时生产区的犯人下班回监舍，列队整齐地向生活区走来，年轻的带队民警很远就向申桦打招呼。走到申桦身边时，犯人的脚步也跟着放慢下来。走出生活区，沿着监区的水泥路向监狱大门走去。看到水泥路两边的建筑物和绿化得很好的草坪，草坪中点缀着一些杜鹃花、鸡冠花和野菊花，青翠的万年青在黄绿的草坪中醒目地排出“走向新生，明天更美好”的字样。申桦不禁生出许多感慨，这几年，监狱提倡对犯人进行人文化管理，从管理理念到生活环境，监狱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申桦刚来那会儿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二 申桦的妻子玉兰

申桦回到家里，妻子玉兰已经做好了饭。

“情况怎么样？”妻子关切地问。中午回家吃饭时，申桦已把大致的情况给家里讲了。

“能怎么样？我看一时半时想抓回来，悬！”

玉兰沉默下来，她看出丈夫情绪低落，却不知道怎样劝慰丈夫，只好沉默着，也许这时候不打扰丈夫，就是对丈夫最好的安慰。

玉兰的父母是监狱的退休职工。申桦这帮同学分来后，一般是就地安家，监狱的环境封闭，和外界很少打交道，他们大部分和监狱职工的子女结了婚。玉兰的父亲曾是溪城监狱的一名中层民警，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干部，但离休前仍没有混上个副处待遇，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牢骚满腹。家里又没有男孩，

就三朵金花,其中两个工人身份,老小是民警身份,又是学财会的,三个女婿,一个工人,在当地公安局开车,一个做点小生意,所以他把希望都寄托在警校毕业的申桦身上。看到申桦喜欢写写画画,在监狱里还小有名气,他更是寄予厚望,总希望将来申桦能干点名堂出来,给自己的老脸上抹点光。所以每逢一家人聚在一起,老头总是唠叨不停,无非是教导申桦怎样才能进步得快一点,然后再为自己打抱不平:“你爸我这辈子,就吃在没有文化的亏上,不然,凭我的能力,我的资历,怎么也该混个副处级。”申桦却总是不以为然,回到家里就对玉兰说:“你看看你爸这代人活得累不累,整天就是你混得好我混得差,满脑子都是争权夺利,好像生活中除了这些东西就没有别的,老了心不甘。等我老了,找几个朋友谈画论诗,钓鱼养花,怎么活得快活怎么活,管这些屁事!”

玉兰自然是护着父亲说:“他说他的,你不想听就当没听见。你知道他就这脾气,几十年都这么过来了,何必跟他计较。”

申桦就不作声了,心想也是,何必太认真,跟一个老人计较。

可有时老头就是不下这个台阶,对申桦的这股子“不求上进”的淡泊洒脱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烦在嘴上:“多好的坯子!真是不争气。你看陈伦,这小伙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内敛、沉稳、心里有数,是个好苗子。”

老头说这话的时候,陈伦刚走上狱政科科长的位子上,正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时候,此时的申桦还是教育科的副科长。申桦一听老头说这话,嘴里不便发出来,眼睛就狠狠盯着玉兰。玉兰知道申桦心里有气,就冲着老头说:“爸,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管人家的事干什么!”老头翻眼看看玉兰和申桦,这才不做声。

回到家里,申桦还是忍不住向玉兰发脾气:“你看你爸今天说的什么话,看陈伦好,干脆把陈伦八抬大轿抬回家当女婿算了,找我干什么!”

“好了好了,他不就说说嘛!他说陈伦好有什么用,我看就是你好!”

玉兰的话让申桦心里稍微好受一点,他知道玉兰是个贤妻良母,是个孝顺女儿,不想让她太为难。

每当工作遇到不顺心的事,玉兰就成了申桦最好的倾诉对象,有些话在外面一字不能提,在玉兰面前却可以畅快淋漓地说,也是一种发泄。玉兰总是非常善解人意,默默地倾听,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帮他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理顺思绪。玉兰从小在监狱长大,对监狱的情况特别是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有



一种特有的敏感,申桦觉得在这方面玉兰的直觉往往很灵验,她说感觉哪个人忠厚正派,往往就是如此,她说哪个人表面装得像个人,其实是个虚伪奸诈的小人,往往也是八九不离十,差不了哪去。其实玉兰对他们并不了解,只是见过几面或是见面打个招呼。申桦表面不说,心里佩服得不得了,这也许就是女人的第六感觉吧,所以有了事,还是喜欢和玉兰商量。玉兰还有个好,就是对申桦的事业很支持,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从无怨言,对申桦从不苛求,也从不去和其他人攀比,一切顺其自然,把这个小家操持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舒舒服服、宽宽松松。有时申桦想,该知足了,家有贤妻是个福,什么爱不爱的,再轰轰烈烈的爱情最终的归宿都是亲情,再浪漫的东西最终都要融化在包容一切的生活中,这就是生活,这才是生活。

这时申桦突然感到很想喝点酒,就对玉兰说:“给我拿瓶酒来,我今天想喝两杯。”

玉兰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把上次喝得还剩了一半的溪城老窖拿到了饭桌上。

申桦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一会儿,玉兰端上一盘油炸花生米。申桦满意地看了玉兰一眼。玉兰总是这么了解他,她知道油炸花生米是申桦喝酒时的最爱。玉兰当然知道这目光中的含义,低下头,还是不说话,默默地看着申桦喝。

看申桦喝得差不多了,拿起酒瓶还要喝,玉兰就站了起来,把酒瓶夺了过来。玉兰非常爱申桦,把心思都用在了这个家和申桦身上,但玉兰好在做事有主见,在申桦面前也不是那种一贤惠就懦弱的女人,不该迁就申桦的,她从不迁就。

申桦看了玉兰一眼,没有去争,知道争也没用。

玉兰沏了杯茶端到申桦面前。申桦接着一杯一杯地喝茶,还是无话。这时申桦感到了头晕,知道酒劲上来了,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挪到了卧室,一头栽在床上,一会儿卧室就响起了鼾声。

迷迷糊糊中,申桦感到玉兰温暖、柔软、光滑的身体正紧紧挨着他。便问,几点了?快11点了,玉兰说。噢,他应了一声,翻了个身,胳膊正好搭在玉兰柔软、丰满的胸部,酒醒了一半,一股难以抑制的欲望被酒劲顶了上来。这一个星期都在忙肖雨的事,也没心思和玉兰亲热,心中正憋闷得慌,他翻身把玉兰压在了身下。玉兰使劲推了推他,说:“你太累了,今天就算了。”申桦也不说话,一边疯狂地吻着玉兰,一边三下五除二就把玉兰的内衣褪了下来。一触到玉兰滑腻的肌

肤，申桦感到了一种幸福和温暖。十几年来，玉兰柔软、白腻、散发着淡淡体香的躯体给了他多少温情和快乐！每当拥着这温软的肉体时，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就会充溢他的全身。一个农民的儿子，现在拥有了一个城里的家，一个城里的妻子，他该知足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申桦有点迫不及待，玉兰的忸怩和拒绝逐渐变成了主动地迎合。结束时玉兰娇嗔地说：“你今天有点粗暴。”

“怎么？你不喜欢？”

“滚你的！”玉兰捶了一下他的后背。

“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玉兰问他。

申桦没作声，起身点了一根烟，使劲地吸了几口，忽明忽暗的烟光恰似他不停跳跃的思绪。申桦在黑暗中看着天花板。

黑暗，无边的黑暗。

沉默。

申桦轻轻叹口气。

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已近午夜，这时谁还会打电话？申桦心里又绷紧了一下，本能地拿起话筒，原来是岳父，申桦松了口气。

“这事我听说了。明个拿两条烟，到老白那去坐坐。我们以前一起共过事，关系还不错，我了解这个人，这个面子他还是应当给的。老白曾经是下放知青，一步步走过来不容易，也是硬干出来的，这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极深，表面嘻嘻哈哈的，实则深不可测，属于大智若愚那种类型。他对你这号文绉绉的人本来就不太感冒，你还是注意点为是。”

“知道了，爸。”申桦本来正烦着，嘴上还是应了，想想，有个人关心总是件好事，这不就是亲情吗，除了自己的亲人谁还会对你说这种话呢。

老头子深更半夜打电话来，看来一晚上也在琢磨这事，琢磨得实在睡不着，便顺手甩了个电话来，也难为这老头子了。

申桦摁灭烟头，嘟囔了一句话：“我总觉得这事来得蹊跷。”然后朝被窝一钻，一会儿响起了鼾声。

玉兰随手关了床头灯，无边的黑暗随即弥漫开来。

黑暗，无边的黑暗。

玉兰在黑暗中睁着一双困顿的眼睛，倦意一阵一阵袭上来，却翻来覆去怎